

向记者介绍，长江流域还有不少早前的渔民成为了护鱼员、生态工程建设者、湿地管护员等等，从渔猎者，变成了为生态保护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者，且也都有收入方面的保障。

作家徐鲁于2024年8月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散文《江豚的微笑》，讲述了长江古道边天鹅洲一带渔民丁泽良成为一名江豚饲养员的故事。丁泽良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要让江豚这一2013年被列入“极度濒危”名单的物种生活在水质舒适区！

水生生物学家早有研究发现，江豚的皮肤十分娇嫩，水体稍有污染，就会影响江豚食物的质量，还会感染江豚的皮肤。江豚对外界的声音也十分敏感，螺旋桨的噪声、汽笛的鸣响、机器的轰隆声，都会干扰江豚们的回声定位，让它们失去方位感而误入危险区域……

2025年1月，新华社记者肖艺九在长江湖北葛洲坝下游附近拍摄到长江江豚逐浪嬉戏、与浪共舞的镜头，背后是“十四五”期间湖北全省累计完成478家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完成12480个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没有这样力度相当彻底的整治，也不会有科普讲师常常在武汉汉口江滩公园等地为市民游客讲解长江江豚保护科普知识的场面。

在张文博看来，江豚已经从功能性灭绝、濒危达到种群恢复阶段。“长江退捕十年过半之际，还要看到，虽然诸如四大家鱼等常见鱼数量开始逐步恢复，但总体上看，长江生态某种程度上只是恢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还远未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

江花人语

“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在南京，不仅明代学者宋濂在阅江楼上有此感觉，今人登上阅江楼，依然是这番感觉。而细微之处的情况，则又时时变化。

20年前，记者曾在金川河等南京市区河流边看到

河体黑臭等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的苏州河不遑多让。如今，上海的苏州河早已变清，而同样作为长江支流的金川河等等，也通过南京有关方面的系统施策、标本兼治，达到了焕然一新。利用“微生物培养基净化装置+漂浮式拼装湿地+水循环”的创新科技组合，正是南京为金川河碧水清流“保驾护航”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激活水体本土微生物，高效降解污染物的方式，在2025年初投入仅3个月，就达到了底泥厚度削减30厘米，长期运营成本降低20%，湿地植物持续净化水质。2024年12月，南京首次引入淘洗式生态清淤系统对河道进行治理。在西北护城河，“水下清淤机器人”以每分钟1至2米的速度行进，日均清淤量可达500立方米。南钢、梅钢、金陵石化等重点企业，也在节水技改、回水利用与水污染治理等方面，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与系统优化，并常态化开展长江入河排口专项检查，坚决落实“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的承诺。

支流之清，使得长江的生态负担减轻。

张文博称，在上海，“一江一河”文化品牌的塑造，同样如此。“黄浦江、苏州河，本身都是长江的支流。在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指引下，长江沿岸推动了水、渔、岸、产的系统治理，实现生态治理观的转变，地方政府将环境质量和生态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实现了政绩观的转变。当如今我们徜徉在杨浦区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的浦江沿岸，当我们到徐汇滨江，感受生活美好的同时，也会想到，从长江沿岸城市的岸线治理，到上海‘一江一河’岸线的贯通，都是长江大保护这一重大战略带来的福祉，催生的美好。”

江花与人语同在，也指向未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的制度创新向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推广，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将迈向新未来，也将为全球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长江何处水，明月几州天”，长江之治，天下之兴，自古如此，未来更是如此……